一名基督徒若自以为敬虔，就应当**恭敬基督的母亲马利亚。马利亚是上帝之母、卒世童贞，她是敬虔与敬虔者的典范。**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司铎：

　　“**毫无疑问，童贞马利亚已经在天堂。**我们不知道那是如何发生的，而且因为圣灵并没有告诉过我们那是如何发生的，所以我们无法将其认定为信条……然而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去明白她已经住在了基督里面。**”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Virgin Mary is in heaven. How it happened we do not know. And since the Holy Spirit has told us nothing about it, we can make of it no article of faith…It is enough to know that she lives in Christ.）——1522年8月15日讲道

　　“**对马利亚的礼敬铭刻在人类内心深处。**”

　　（The veneration of Mary is inscribed in the very depths of the human heart.）——1522年9月1日讲道

　　“**（她是）妇女中最崇高的，而且是在基督之后的基督徒中最尊贵的一颗宝石……她是尊贵、智慧以及圣洁的化身。我们永远无法足够地尊荣她。只要不违背基督或圣经的教导，我们就应该不断地去尊荣和赞美她。**”

　　（[She is the] highest woman and the noblest gem in Christianity after Christ…She is nobility, wisdom, and holiness personified. We can never honor her enough. Still honor and praise must be given to her in such a way as to injure neither Christ nor the Scriptures.）——1531年圣诞节讲道

　　“**没有哪位妇女像你一样。你胜过夏娃和撒拉，比一切尊者、智者与圣者更加蒙福。**”

　　（No woman is like you. You are more than Eve or Sarah, blessed above all nobility, wisdom, and sanctity.）——1537年马利亚探访节讲道

　　“**人们都应该恭敬马利亚，就像她自己在<尊主颂>中表达和希望的。她因上帝的作为而赞美他。那我们该如何赞美她呢？真正的礼敬马利亚，就是敬拜上帝，是对上帝恩典的赞美……马利亚因她自己什么也不是，乃是因基督的缘故……马利亚不希望把我们引向她自己，而希望藉着她自己而把我们引向上帝。**”

　　（One should honor Mary as she herself wished and as she expressed it in the Magnificat. She praised God for his deeds. How then can we praise her? The true honor of Mary is the honor of God, the praise of God’s grace…Mary is nothing for the sake of herself, but for the sake of Christ…Mary does not wish that we come to her, but through her to God.）——<尊主颂>注释，1521年

**正如罗马天主教一样，路德为荣福童贞马利亚冠以众基督徒的“属灵母亲”，路德**司铎说：

　　“**人能因这一宝藏（马利亚）而欢欣雀跃的话，那这就是从上帝而来的安慰与无尽美善。马利亚是这个人的真母亲、基督是他的弟兄、上帝是他的慈父。**

　　（It is the consolation and the superabundant goodness of God, that man is able to exult in such a treasure. Mary is his true Mother, Christ is his brother, God is his father）”——1522年圣诞节讲道

**马利亚是耶稣的母亲，更是我们每个人的母亲，即使唯独基督在她的膝上安睡……如果基督是我们的，我们应该与祂同在；无论祂在哪，我们也应该那样，祂所拥有的也将是我们的，祂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Mary is the Mother of Jesus and the Mother of all of us even though it was Christ alone who reposed on her knees…If he is ours, we ought to be in his situation; there where he is, we ought also to be and all that he has ought to be ours, and his mother is also our mother.）——1529年圣诞节讲道

　　**路德**司铎及其他**宗教改革家**们关于**马利亚卒世童贞**的观点：
　　“我们的救主基督，是从**童贞女的身体**所诞下的真实而且自然的果实……这并没有靠着男人（即约瑟）的协助，而且**她在那之后也仍然保持童贞。**”——路德《约翰福音》1—4章讲道，1539年

　　“基督……是马利亚的独生子，除祂之外，童贞女并没有产下其他子嗣……我更倾向于同意认为圣经中的“兄弟”一词实际意义为“表兄弟”，因为圣经和犹太人常常称呼表亲为兄弟。”——路德《约翰福音》1—4章讲道，1539年

　　“现在正流传着一个新的关于我的谣言。因为有人认为我在讲道和写作中论断说**上帝之母马利亚在主基督诞生前后**并不是童贞的。”——路德，1523年

　　“圣经的经文并没有说明或指出马利亚后来失去了童贞…… ”

　　“《马太福音》1:25仅说明约瑟并没有与马利亚同房直到她生了头胎的儿子，并没有接着说他随后与马利亚同房了；相反的，这说明了他从没有与她同房……“马利亚失去了童贞”这种毫无依据之胡言乱语的说话人根本没留心圣经经文以及那惯用的语言习惯。”——路德，1523年

　　“……她充满恩惠……因上帝全善的恩惠充满了她……”——路德

　　“……她不仅仅应该被称为人子之母，**也应该被称为上帝之母……马利亚是真上帝的母亲，这是确信无疑的。**”（She is rightly called not only the mother of the man, but also the Mother of God ... It is certain that Mary is the Mother of the real and true God.）——路德《约翰福音》讲道

　　“人们将她所有的尊荣都归到一个词上：上帝之母。没人能举出比她还伟大的例子，即使那人有像树上树叶一样多的舌头也不行。”——路德<尊主颂>注释

　　其他宗教改革家们对于马利亚卒世童贞的观点：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牧师：

　　“赫尔维狄乌斯**显露出自己是极其无知**，因为他**声称马利亚必定生下很多儿子**，仅仅因为圣经某些地方提到基督的‘兄弟们’。”

　　（Helvidius has shown himself too ignorant, in saying that Mary had several sons, because mention is made in some passages of the brothers of Christ. ）——加尔文《马太福音》13:55注释，1562年日内瓦出版；加尔文将此处的“兄弟们”译为堂兄弟/表兄弟或亲戚（Calvin translated "brothers" in this context to mean cousins or relatives.）

　　“赫尔维狄乌斯凭借《马太福音》1:25来做出推论， 即马利亚保持童贞直到她生了头生的孩子，**所以在那之后**就和丈夫约瑟**生了其他的孩子**……**这根本就不是个公正且理由充分的推论**……即那关于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发生的事情**。祂虽然被称为头生的儿子，但是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告诉我们祂是由童贞女所生……在基督降生**之后发生了什么**历史学家并没有告诉我们……没人能**顽固地坚持那样的反驳（反对**马利亚卒世童贞），除非**他疯狂沉溺于争辩之中**。”

　　“按照惯例，希伯来语的“兄弟们”一词包括了所有的表亲和其他亲属（家属），并不区分之间的亲戚关系。”——加尔文《约翰福音》7:3注释

　　“不可否认，**上帝......赋予了马利亚至高的尊荣**。”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God in choosing and destining Mary to be the Mother of his Son, granted her the highest honor.）——加尔文牧师

　　“**......上帝赐予马利亚尊荣......**”

　　（To this day we cannot enjoy the blessing brought to us in Christ without thinking at the same time of that which God gave as adornment and honour to Mary, in willing her to be the mother of his only-begotten Son.）——加尔文牧师

慈运理（Zwingli）牧师：

　　1522年9月，**慈运理牧师愉悦满溢地捍卫基督之母卒世童贞之教义……**他认为，**反对马利亚在她诞下耶稣之时和之后持续的无玷**（拉丁语“invioalata”）**就是在怀疑上帝的全能性……**不断重复天使的欢呼（并不是祈祷）**——万福马利亚，是正确且有益的……全能的上帝使马利亚比其他受造物——包括圣人和天使——更受尊敬，正是她纯洁、无玷和无尽的信心使这些事成了。然而必须且只能向上帝祷告。——**1522年9月17日

　　在**慈运理**牧师笔下的最后一本小册子——《信仰的陈述》（Fidei expositio）中，**更特别强调了马利亚卒世童贞的教义**。

　　慈运理牧师曾在1524年的讲道中提到：

　　“**童贞马利亚，上帝之母。**”

　　“我从没有思想过、教导别人或是公开指明任何关于**童贞女马利亚，拯救我们的那一位的母亲**，会是失去荣耀、不敬上帝、一文不值或是罪恶的……**我相信我所有的感情都立足于圣洁福音的经文，即纯洁的童贞女为我们诞下了上帝的儿子，并且保持着她纯洁而无玷的童贞直到永远。**”

　　**慈运理**牧师其他言论：

“**我极大地尊敬童贞马利亚，上帝之母。**”

（I esteem immensely the Mother of God）

“**人们愈发恭敬并热爱基督，人们就愈发尊重并恭敬马利亚。**”

（The more the honor and love of Christ increases among men, so much the esteem and honor given to Mary should grow）

“**所赐给马利亚的并没赐给其他任何受造物**，那就是，藉着她的血肉，她要生下上帝之子。”

（It was given to her what belongs to no creature, that in the flesh she should bring forth the Son of God.）

“**我坚定相信，根据福音书的话语，马利亚这位纯洁无瑕的童贞女，产下了上帝之子，并在生产及生产之后，永远保持了纯洁、无玷的童贞之身。**”

（I firmly believe that Mary, according to the words of the gospel as a pure Virgin brought forth for us the Son of God and in childbirth and after childbirth forever remained a pure, intact Virgin.）

**慈运理**牧师引用《出埃及记》4:22来**捍卫马利亚卒世童贞的教义**。

（Zwingli used Exodus 4:22 to defend the doctrine of Mary's perpetual virginity.）

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牧师：

　　改革宗教会（Reformed Church）的奠基人布林格牧师捍卫马利亚卒世童贞之教义……并且他痛斥**那些错误地质疑**马利亚和她应受之尊荣**的基督徒**，他说：“马利亚所有无比的非凡和荣耀都是源于她对上帝纯洁的信心和火热的爱心。”她是基督徒中“最独一无二、最尊贵荣耀的一个肢体……”

　　“童贞马利亚……她被她独生子的恩典和宝血祝圣了，而且被圣灵的恩典丰富地赠与了，是在万物中被喜悦的……她现在正开心地与基督一起生活在天国并且仍然是上帝的童贞之母。”

　　以上这些是**正统誓反教**（Protestant）**改革家们对马利亚的观点。这是传统改革宗**（Reformed）**和早期宗教改革家们的观点**。

　　作为宗教改革家的属灵后裔，我们今天对待马利亚和对待加尔文以及所有牧者不应当是**同样的态度**。当年路德、慈运理、加尔文、布林格对待马利亚和对待奥古斯丁以及所有古教父并不是**同样的态度**。难道我们比宗教改革家更高明吗？所以，将马利亚高举超出对牧者的尊敬之列，是全然恰当的。

　　今天我们若是**反对**强调礼敬马利亚，**便会有误导人的嫌疑，让人以为**我们**是叛逆的激进派（Radical）/重洗派（Anabaptist）……今天的时代背景**要求我们回归古旧传统、反抗**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

　　正统誓反教不同于**以重洗派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这是一个教会历史常识。**重洗派及其遗传的教派不仅亵渎**圣礼（圣事），也轻蔑马利亚。

**现当代最权威的改革宗神学家麦克·霍顿（Michael Horton）**牧师这样评论**重洗派/激进派**，他认为：

1、**重洗派**不是宗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的产物，**而是一种革命爆发**：

**“重洗派更算是一股中世纪晚期革命式神秘主义的爆发**，而不是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是一种**乌托邦式**的、**革命性**的、**类诺斯替主义（quasi-Gnostic）的追求“内在之光”的宗教**，它影响了基督教世界的所有分支。宗教改革家们视这种**敬虔为“狂热主义”**，但它却像迷雾一般渗透进了我们的一切传统当中。”

2、**重洗派神学不属于主流基督教**：

　　“**重洗派的主要领袖**是马丁·路德和慈运理昔日的学生，但他们自己神学课程的设置方式，是以一种中世纪晚期神秘主义的激进形式……这种带有泛神论倾向的神学体系，更接近古代的诺斯替主义，而不是主流的基督教教导；**它**既**不像罗马天主教的教导**，也**不像宗教改革运动的教导**。”

——麦克·霍顿牧师，何奇伟摘译自文章〈Protestantism Is Over and the Radicals Won〉，此文现已有比较完整的翻译：宗教改革精神的没落与激进派的胜利（麦克·霍顿），推荐认真阅读

　　“**宗教改革家和罗马天主教同样担忧，重洗派运动反映了一种多纳图主义的教会论……。拒绝**为信徒的孩童施洗，**代表着这种理念的顶峰**；和罗马天主教一样，路德宗教会和改革宗教会在神学上反对**这个拒绝**，有些人（特别明显的是慈运理）甚至赞同执行古代的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 code），将**重洗**视为**大罪**。”

——麦克·霍顿（Michael Horton）牧师，摘自《基督徒的信仰：天路客的系统神学》（The Christian Faith: A Systematic Theology for Pilgrims on the Way）22章第三部分，

参考文章：

历史上的教会论；

大公信仰抵挡多纳图-重洗派裂教主义；

婴儿洗礼是绝对的真理吗？

　　1566年由瑞士的布林格牧师撰写的《第二瑞士信条》（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直到今天依旧是欧洲很多地区众多改革宗教会认信的信条**，在《信条》第20条里，布林格牧师写道：**“我们不是重洗派，并且与他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伊格那丢（Ignatius of Antioch）主教、

护教家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

爱任纽（Irenaeus）主教、

护教家奥利金（Origen）、

教父亚他拿修（Athanasius）宗主教、

教父安布罗修（Ambrose）大主教、

教父奥古斯丁（Augustine）主教……他们都持守并教导“马利亚卒世童贞”。

此外，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牧师、

改革宗慈运理（Zwingli）牧师、

改革宗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牧师、

改革宗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牧师也都持守并教导“马利亚卒世童贞”。

　　我们爱圣徒，尽管在一些小事上他们与我们意见不同。也许另一个基督徒没有和你一样有上帝光照，并且使他在一些事情上犯错，难道就因为他不能达到有你那样的看见，你就不把他视为圣徒了吗？哪里在根基上有联合的，那里在爱中也应该有联合。 ——汤姆·华森，长老宗牧师

　　何奇偉：我为国内罗马教徒的信息闭塞、知识鄙陋、狂傲无耻而感到遗憾……

我们正统誓反教一致认信马利亚是上帝之母、诞神女，因为431年以弗所大公会议如此宣告，且由451年迦克顿大公会议确认，并由古圣先贤书写在《迦克顿信经》里；

我们正统誓反教也不反对马利亚“卒世童贞”，马丁·路德司铎如此坚信并宣讲，且写在了《施马加登信条》里，改革宗的慈运理牧师和加尔文牧师亦如此相信，布林格牧师甚至将此写在了《第二瑞士信条》里；

我们正统誓反教更是持守荣福马利亚升天的立场，我们恭敬圣童贞女马利亚，且在每年8月15日记念她的升天；

我们正统誓反教不接受的是由罗马教皇于1854年确立的新教义“马利亚无染原罪成胎”以及由罗马教皇于1950年确立的新教义“马利亚活体升天”。

　　修成鳖的文章不过是在打他自己的脸而已……

相关文章推荐：

① 童贞马利亚，上帝之母

② 加尔文同罗马天主教一起承认马利亚是“上帝之母”

③ “极改宗”牧师评重洗派
④ 什么是“中特誓”？——简论中国教会的重洗派传承

⑤ 正统基督教五宗派及代表人物
⑥ 这是我们的历史！——正统基督教作者名单⑦ 古旧福音派的信仰

⑧ 什么是正统的基督教信仰？

⑨ 真教会的标记

按**系统神学**话题分类的文章合辑：

圣教信仰神学研究——文章合辑

已翻译**古旧经典作品**：

何奇伟｜简谈跨文翻译（附部分译作）

**解经**文章合辑：

何奇伟｜关于圣经与解经文章合辑

本公众号**神学立场**：

正统改革宗信仰告白（“极端改革宗”信仰告白）

何奇伟｜“认信”的概念及我的认信

何奇伟｜对预定论、宗派等立场的澄清

- 完 -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7393524



宗教改革精神的没落与激进派的胜利

作者 | 迈克尔·霍顿

译者 | 大迪

初校 | 诚之

二校、注释 | Frank

编者前言：因为许多人对前几天推送的“傅士德《属灵操练礼赞》有严重的问题么？”一文反响巨大，也颇为不理解，故再次推送此文以作回应。原译文有删节和一些错误，修订后重新刊出，增加了一些注解，也顺带推荐霍顿教授的《加尔文的人生智慧》。

原文的标注在网站上被遗漏，不影响阅读，故索性删去。

　　庆祝宗教改革500周年的喧闹依旧甚嚣尘上。2016年10月31日，在瑞典隆德的一场教会联合敬拜中，教皇弗朗西斯（Francis）与世界路德宗联合会（World Lutheran Federation）主席彼此嘘寒问暖。主流路德宗总书记马丁·荣格（Martin Junge）牧师针对这次联合敬拜在新闻稿中说道：“我深信，通过努力实现路德宗信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和解，我们正致力于这个世界的公义、和平与和解，而这个世界一度被纷争和暴力撕碎。教皇则在承认路德的积极贡献后，提到了基督教团体将医治和和解带给这个因暴力而分裂的世界是多么重要。“但是，”根据一份报告，他又补充说，“我们无意纠正已发生的事，而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讲述历史。”（主流[mainline]教会意思并非正统，而其实是已放弃许多正统教义，并支持同性恋的教会，因为人数众多，故为主流。而教皇的意思乃是拒绝承认天主教曾经有错，只是天主教对那段历史的看法不同而已。——编者注）

　　可能错失重点的绝佳典范就是去年（2016年）在柏林，某个普世教会联合大会的主席、瑞士牧师克里斯提娜·奥德奥（Chiristina Aus der Au）在一份声明中提到：“宗教改革意味着勇敢地破旧立新。”没错，这就是宗教改革的所发生的事：当时的平信徒和主教因信仰遭受火刑，西方教会也分裂了，而这是因为人们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旧习俗，并开始寻找非传统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正和我们一样！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一份佩尤研究（Pew study）报告中显示：53%的美国新教徒对“马丁·路德发起了宗教改革”一事毫无所知。（奇怪的是，犹太人、无神论者和摩门教徒却更熟悉路德。）事实上，“只有不足十分之三的白人福音派基督徒能将新教信仰正确地定义为接受Sola fide（‘唯独信心’）或‘因信称义’的教义。”

　　今天许多自称是宗教改革继承者的人士，反而更像是当年激进的重洗派（Anabaptists）的后裔。事实上，我想用一个古怪的建言来做一个测试：我们是否可以把现代社会理解为，至少在某程度上说成是激进派的胜利？这听起来几乎毫无根据；毕竟，重洗派是那个时代最受迫害的一个群体——不仅受到来自教皇的迫害，还受到信奉路德宗和改革宗的地方官员的迫害。此外，今天的重洗派是和平主义者，他们通常避免与外界交往，他们也不像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那样的革命煽动者去组织 暴 乱 并试图建立末世的共产主义乌托邦（革命者则扮演救世主式的统治者角色）。

　　我指的并不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农村的阿米什（Amish）社区。事实上，我并没有想到具体的一个对象，比如亚米念浸信会等等。我更多思考的是关于激进的重洗派，尤其是早期的那一批人，他们更像是爆发于中世纪晚期的一股神秘主义革命，而不是宗教改革的一个分支。我心里想到的是一种追求“内在之光”的、乌托邦式的、革命性的、类诺斯底主义式（quasi-Gnostic）的宗教，它影响了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的所有分支。宗教改革人士视这种敬虔为“狂热主义”，但它却像迷雾一般渗透到了我们的一切传统信仰当中。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重洗派与通常被称为正统的宗教改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重洗派的主要领袖是路德和茨温利的学生，但是他们神学进路的主调乃是一种中世纪后期神秘主义的激进形式，特别受梅斯特·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日耳曼神秘主义神学家——编者注）和日耳曼神学影响。这种带有泛神论倾向的神学体系，更接近古代的诺斯底主义，而不是主流的基督教教义；这既不是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也不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教义。他们也受到了十二世纪的神秘主义“先知”费厄列的约阿西姆（Joachim of Fiore）的影响。他对《启示录》的注释中把历史分为三个时代：圣父的时代，与律法有关，并要求人们婚配；这一切最终是为了通向“圣子的时代”，即对福音的承认和对圣职的呼召。但是约阿西姆认为，那一天即将到来——也许很快——即“圣灵的时代”将降临在历史当中，表现形式就是新约替代了旧约。在圣灵的时代，每个人都会立即、直观、直接地来认识神。不需要讲道的人，甚至不需要圣经、信条、教义或圣礼。事实上，外在可见的有形教会本身将不复存在，因为整个人类将构成一个属神的大家庭。约阿希姆的假说使得中世纪在经过了一段革命的苦难时期后，充满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期望。早期重洗派教徒明确表示，他们正在实现约阿西姆的愿景。

　　早期的重洗派也表现出了对称义教义（即sola fide）的不感兴趣。从本质上说，“与神合一”与“义的归算”有很大的区别。事实上，按重洗派历史学家的说法，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甚至与罗马天主教没有任何不同，因为救赎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如何通过极端的操练达到与神的联合。他们几乎不能算是“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这教义的拥护者，因为他们甚至比教皇更确信，同时代的先知是接受新启示的人间代理人。所以，讽刺的是，重洗派教徒比激进的新教徒更激进。加尔文在1539年给红衣主教萨多雷托（Cardinal Sadoleto）的著名信件中说：“我们受到两个教派的反对——教皇和重洗派。”他承认，乍一看，这种比较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些政党处于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然而，实际上，他们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共通的：“因为他们都隐瞒了神的真道，为了给他们的虚谎腾出空间”，他们声称当下启示的权威要大过于由先知和使徒所定下的教训，凌驾在圣经之上。

　　改教家绝非革命者，路德和加尔文认为教会确实已经明显偏离了正道，但仍然能够被挽回。他们当然相信神迹和启示，但不是说今天仍有先知和使徒能带来启示。他们当然相信律法的重要性，但他们相信教皇和重洗派教徒基本上已经把福音变成了新的律法。改教家坚信基督是这个世上国度和教会的主。但就像天主教一样，早期的重洗派想要将前者转化为后者，在地上建立一个神的国度，就像旧约中的神治政权（theocracy）一样。

　　改教家将之称为“狂热主义”（enthusiasm），字面的意思就是“神在里面主义”（God-within-ism）。他们哀叹道，这种将自己与神混淆的倾向，一直是一种常在的试探。马丁·路德在他的《施马加登信条》（Smalcald Articles，SA III. 4–15）中提到，他认为亚当是第一个狂热主义者（first enthusiast）。他的观点是，人类渴望将我们内心的声音认为是从神而来的话语，而不是遵从外在的经文和教导，这正是原罪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都是狂热主义者。闵采尔和其他激进分子声称（现在仍然声称）圣灵直接与他们对话，有时甚至与圣经中已经显明的相矛盾。改教家们追问：这难道不正是罗马教皇的所做的吗？狂热主义的表现是由内自外的（内在经验、理性和自由意志的外化表达），而神是由外及内的（通过圣道和圣礼）。“因此，我们应该并且必须不断地坚持这一点，”路德说道，“神只愿意藉着圣道和圣礼来对待我们。凡在圣道和圣礼以外被尊崇为圣灵的，便是魔鬼本身。”（SA III. 8.10–11）。

　　对于重洗派来说，柏拉图式的物质和精神之间的二元论（Platonic dualism between matter and spirit），被映射到新约中关于肉体和精神的对比上。一切外在的、有序的、普通的、有组织的、正式的东西都是“人为的”，而与之相对的，圣灵内住的证明都是内在的、自发的、超凡的、非正式的、个人性的。

　　因此，当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说，我们真正可以信任的启示乃在于我们内心之中——也就是我们的理性和“内心的道德法则”时，他并不是在追随路德，而是在追随狂热主义所说的“灵”。当他赞美“真正的宗教信仰”——即有责任遵循我们内心深处的普遍准则——而排斥“教会的信条”（ecclesiastical faiths）以及它们独特的信条、对神迹的宣称、教义和礼仪，他基本上是遵循诺斯底主义和受中世纪激进主义分子影响的早期重洗派教徒的教导。我们都是狂热主义者，不愿意听从一个外在的讲道、被外在的圣礼坚固信仰，也不愿意服在一个有形教会的外在纪律之下。我们都想要独立自主，从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为、理性和主观经验的小宝座上扩展我们的领域。若不是神得胜的恩典，我们永远不会允许神借由祂的律法和福音告知我们自己的本相究竟如何。

　　同样的，内在和外在的对立支配着新教自由派。那在人心里的才是耶稣，而不是一位历史上的耶稣——祂带来外在的拯救，并借着圣经、讲道、洗礼和圣餐而为人所知。即使在某些信仰上存在重大差异的地方，保守的新教徒也表现出相同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几个世纪以来的自由派神学所描绘的同样的对立画面出现在五旬节派的宣言中：“我们……寻求如何改换那些僵死的形式和信条……以一个活泼且实用的基督教取而代之。”

　　但是相同的对立在非五旬节派的福音派中也一样明显。例如，浸信会神学家斯坦利·葛伦斯（Stanly Grenz）支持一个敬虔派信徒的奋兴运动，而竭力反对宗教改革和后宗教改革运动的核心理念，他说：“近年来，我们已经开始将我们在教义上聚焦的注意力转移开来（对它附带的对命题式真理的关注也是一样），转而对独特的灵性福音异像又有了新的兴趣！” 其他类似的对立观点出现在他的个人书籍《对福音派神学的修正》（Revisioning Evangelical Theology）中：“以信条为基础”和“敬虔”对立（p. 57）；“宗教礼仪”与“做耶稣会做的事”对立（p. 48）；优先考虑“我们每天的灵修”（daily walk）和“出席主日礼拜的”对立（p. 49）；以及“个人和内在的委身”和“群体的身份”对立（p. 49-53）。“一个人来教会不是为了得到救赎，而是为了得到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前进的动力。”（p. 49） 他补充说：“我们实行洗礼和圣餐，但我们需要谨慎地思想这些仪式的意义。与其说它们具有永久的价值是因为它们是神赐给领受者的恩典管道，不如说是因为它们提醒参加者和整个团体，神的恩典是需要内在领受的”，是“顺服的回应”的一部分。（p. 48）

　　考虑到狂热主义的历史，社会学家韦德·克拉克·鲁夫（Wade Clark Roof）的发现并不令人惊讶。他讲到，“精神”和“机构”之间的区别对今天的灵性追求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精神是宗教内在的、经验性的形式；机构是宗教外在的、既定的形式，”他补充道，“直接经验总是更值得信赖，无非是因为它的‘内在性’（inwardness）和‘内部性’（withinness）——这两种品质在如今日益追求高度自我表达和自恋的文化下，将变得越加被欣赏。” 不容忽视的讽刺现象是：现代的世俗化与其说是无神论的产物，不如说是一种盲目的“狂热主义”的产物。这种“狂热”持续不断地剥离自身明显的宗教记号。当人们说他们是“属灵的，而不是属宗教的”时，他们脑袋里所想的正是这种空洞的神秘主义。

　　正如约阿西姆所预言的，圣灵的时代就是神的国度，且已经使得现在地上的有形教会及其服侍被废止了。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之父，沃尔特·饶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h，美国自由派神学家——编者注）断言：“耶稣总是提到神的国。在经文里中只有两句话提到‘教会’这个词，而这两段话的真实性都值得怀疑。可以肯定地说，耶稣从未想过要建立‘教会’这样一个组织机构，而这个组织后来却声称要服侍祂。饶申布什认为，随着那本该属于神国度的转而从属了教会，而教会与生俱来那种对教义、崇拜仪式、讲道和圣礼的执着，才导致中世纪教会的腐败和新教对社会结构改革的失败。

　　天主教神学家马修·莱弗林（Matthew Levering）引用了宗教学者戴安娜·艾克（Diana Eck）的例子。艾克避开谈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层面，而支持“一家人”（household）的观点。她宣称：“天下一家的根基就是，世界最终将变成为多元文化的社会。”对此，莱弗林进一步将其学说变得合理化，他说：“这个受神祝福的国度的疆界，会比教会要宽广得多。领受神祝福的是祂的国度，而不是基督教的教会。”

　　艾克这种人类世界大同的异像忽略了我们需要被赦免和怜悯的这一事实，而这正需要永活的神用他历史性的行动来弥合我们对他人所造成的破碎和伤害。我们需要怜悯人的神，在耶稣基督和圣灵里，借着“具有转化能力的爱”这一恩赐，来医治我们疏离的景况（指罪人因为罪与神和其他人关系疏离——编者注），并为我们建立爱和公义的关系。更进一步，对于艾克来说，死亡就是一切的终结；因此，我们唯一的指望就在今生。一切神圣的东西，包括圣灵和神的国度，都被简化归入到一个临在性框架（immanent frame）内——换句话说，它们被世俗化了。（指圣灵、神的国度等书去了本本来的超越性、超自然性，完全与这世界的事物等同。——编者注）

　　但是，这种狂热主义的精神在罗马天主教的文化圈子里也很明显，莱弗林也承认这一点。神的国度（是普遍而内在的）与教会相对立（教会乃是特殊的，为外在的话语所创造的）。理查德（Richard P. McBrien）在《我们需要教会吗？》（Do We Need the Church?）一书中写道：“教会不再被认为是神拯救计划的中心。并不是所有人都被呼召成为教会的会员，教会成员的身份既不是当下得救赎的标志，也不是将来得救赎的保证。救恩是通过参与到神的国度当中，而不是通过加入基督教的教会来实现的。他又说：“所有人都会进入天堂，因为福音向所有人都有效。” 但是得救的生活并不一定与可见的、有组织的基督教团体的成员身份相关。托马斯·希恩（Thomas Sheehan）的《第一次降临：神的国如何成为基督教》（The First Coming：How The Kingdom of God Became Christianity，Random House，1986）是当今罗马天主教圈子里“神的国度与教会对立”的又一个例子。

　　要我提供所有详细的说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这么短的篇幅内）。但我的论点是，我们现代世俗化世界的许多主要特点，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出于我们转离那位在历史中向我们赐下权威的话语、既审判也拯救我们的外在之神，而转向了“内在之神”（god within）——自我内心的声音才是我们的至高统治者。甚至像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这样的自由派神学家也承认启蒙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激进狂热主义的胜利：“启蒙运动的‘内因’（inner reason）实际上就是贵格会信徒的‘内在之光’。”

　　我们也同样看到了类诺斯底主义思想对现代宗教、文化和政治改革的冲击。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著作帮助我了解到诺斯底主义是如何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敌意，这可以体现在两个形式上：要么是诺斯底主义者在纯粹的精神层面一意孤行地摧毁这个世界，并且彻底改造它；或者诺斯底派会干脆避世不出，在一小群将自己从不敬虔的世界中分离出来的纯粹主义者的群体中寻找安全感。我们可以在无数的社会运动中看到这两种形式的出现，这些运动的基本动机总是带有深刻的宗教色彩或精神烙印——即使是无产阶级取代了神。把这个世界夷为平地，从零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文明。历史正在走向终点，要么是预言的末日灾难，要么是建立乌托邦，而我们将成为其中天选之子。正如卡尔·洛维斯（Karl Löwith）所解释的，现代主义的“进步教义”就是将基督教终末论世俗化（Christian eschatology secularized）。历史的高潮不在于历史的终点，而是在中间——不是通过基督的再来，而是通过我们的团结奋斗。

　　我们也在各种形式的福音派基督徒与政治的接触过程中看到了诺斯底主义的两种形式。在20世纪上半叶，基要主义者倾向于将自己从这个不敬虔的世界中分离出来，但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开始参与政治活动。然而，他们的基本态度仍然不变：一如既往地敌视文化、科学、艺术，特别是日益增多的诺斯底左派“精英”——就好像摩尼教（Manichean）区分光明与黑暗、圣徒和被弃绝之人、自由革命的代言人与邪恶势力的同谋。但是，如果“自主”的理念——即作为个体对自我拥有绝对主权——是现代世俗主义的核心，那么它的谱系可以很容易地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巫师（magus）和激进派新教徒，他们被“内在自我乃是神性的火花”这一概念所塑造。

　　如果我的论点是正确的话，我们现今的世代，不像是莱辛（Lessing，德国自由派神学家——编者注）主张的“人类普遍得到教育”，并且理性逐渐战胜了所谓的启示、科学逐渐战胜了迷信、世俗化的和平胜过了宗教的暴力；它不过是一个激进派基督教神秘主义的世俗化版本。事实上，莱辛自己也曾说过，约阿西姆对圣灵时代的憧憬并没有错，只是时机不成熟，只是需要等到启蒙运动的到来。

　　让我们把它从形而上的层面，带到我们大多数基督徒每天的生活。粗略地查看一下最受欢迎的基督教书籍和传道人的清单，我们就能知道真相。许多灵修书籍是“心灵鸡汤”，比起神自己和祂的作为（创造、护理、救赎、称义、成圣、荣耀、使身体复活），更注重独立自我的内在能力。许多信徒认为，花时间与神单独祷告，聆听“祂今天对我说了什么”，比去教会与其他罪人聚会、聆听神的话语、接受神的圣礼更重要。我们在自己家里地板上就能做了，而不必屈服于内心声音之外的任何事物。当我们基本上可以从内心找到答案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和其他人一起追寻艰难的论证、叙事、教义和命令呢？（叙事指讲述故事，比如旧约中的历史故事，而常常因为文化差异或神学知识有限，它们有时难以理解。——编者注）

　　随着基督教的发展转移到南半球，其中一些形式比更接近自由派的北部更忠于信仰。非洲的圣公会信徒常常困扰，想知道他们与美国圣公会有怎样的属灵关联。然而，美国人的“狂热主义”继续以奋兴主义、五旬节派和“成功神学”的极端形式如野火般蔓延。保守的新教徒已经非常善于快速辨别自由派神学，但是我们不太善于识别许多原教旨主义式的诺斯底狂热主义（fundamentalist varieties of Gnostic enthusiasm），特别是当我们正被这样的环境包围。

　　那么，在宗教改革运动500周年之际，我们究竟在庆祝什么呢？我们所喜悦的是教会教义和敬拜的改革，从“以人为中心”转向“以三一神和福音带来的救恩为中心”？（这救恩唯独在基督里，唯独需借着信心领受，也唯独借着神的圣言和圣礼传递。）还是我们实际上在庆祝激进派的狂热主义，而我们的文化把它错误地定义为宗教改革——把它视为宣扬独立自主的自我、个人主义、自由意志，以及内在的经验和理性？

　　今年许多人都在争论宗教改革是否已经结束，而我的想法是：它真的开始了吗？是的，福音确实一度被奇妙地恢复，我们也得以明白什么是“完全依靠神和祂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在世界许多地方，人们仍然能感到这一恢复的巨大影响。但在现代文化中，宪制宗教改革（magisterial Reformation）在左、右两派的狂热分子面前已然节节败退。（宪制宗教改革意思是指主流的宗教改革，因为主流的改教家通常愿意和政府有某种形式的协作，和排斥政府的极端激进派有所区分。——编者注）既然我们已经尝试了激进派新教好几个世纪，那么庆祝宗教改革最佳方式就是让它被重新发现。

https://ruoshuimanhai.com/2020/01/04/3f5404a1ba/